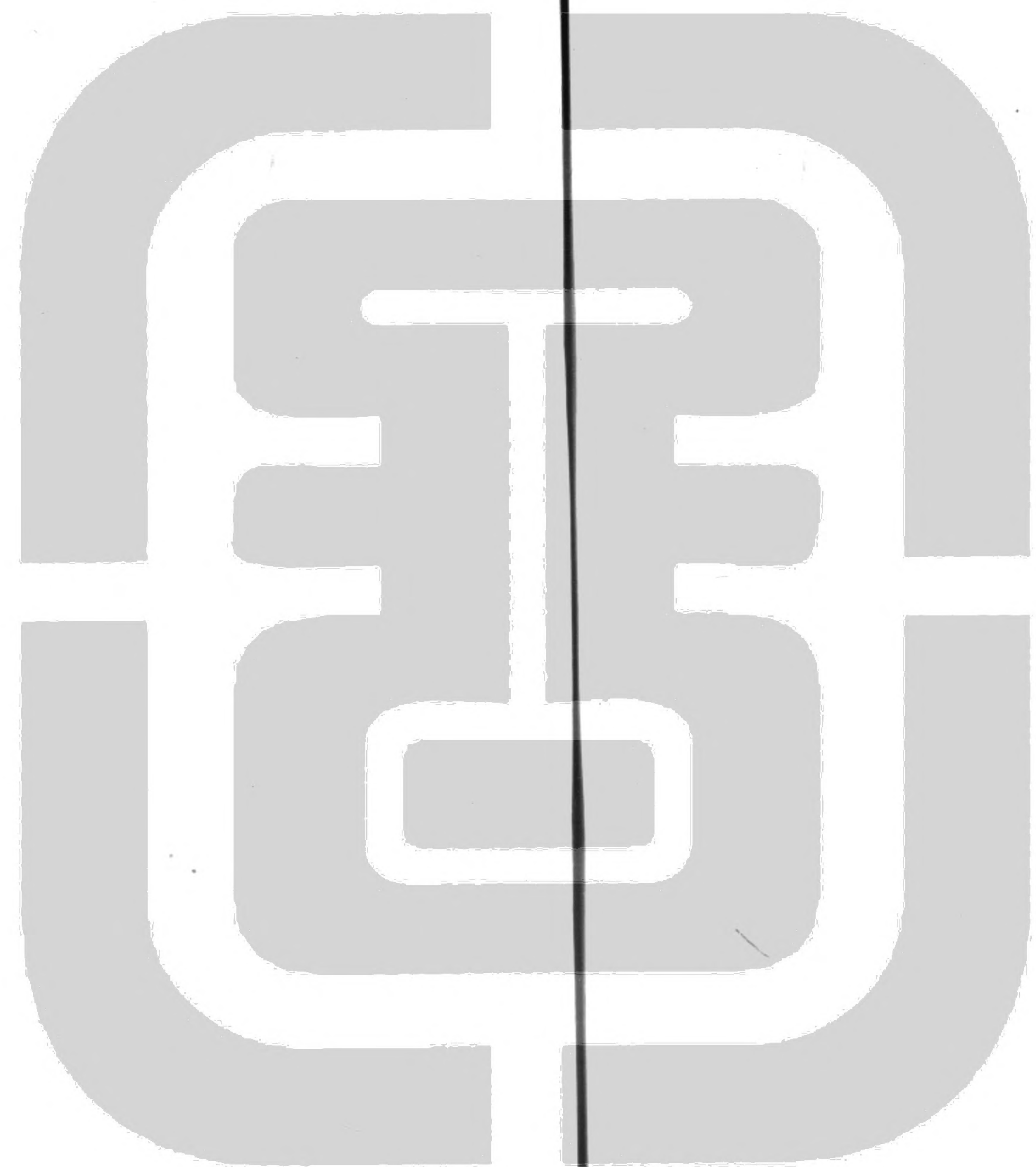


Handwritten scribble or mark at the top of the page.





駢志





駢志卷之六

一集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丙部下

叔詹辭順晉文原其歿

蒯通言直漢祖赦其誅

國語晉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埤鄭人以名實行成  
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詹請往鄭伯弗許詹固請曰  
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  
予晉人晉人將亨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歿固所願也  
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視臣曰不  
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于



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亨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為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伯為將

軍按詹鄭卿叔詹伯也

漢書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歿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乃詔齊召蒯通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狗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為陛下所為顧力不能可殫誅邪上乃赦之

漆城

瓦衣

史記秦二世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陰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舊唐書太宗出獵在途遇雨因問雨衣若為得不漏谷那律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意欲太宗不為畋獵太宗悅賜帛二百段

中射奪食不灰之藥

東方竊飲不灰之酒

戰國策有獻不灰之藥於荆王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



馬一八 卷六  
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  
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  
之是臣無罪罪在謁者且客獻不灰之藥臣食之而王  
殺臣是灰藥也王乃不殺

湘川記岳陽酒香山上有美酒數斗飲者不灰漢武帝  
遣樂巴求得之未進御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朔  
曰酒苟有驗殺臣臣亦不灰臣灰酒亦不驗遂得免

孔融啁魏太祖酒禁

簡雍啁蜀先主酒禁

張璠漢紀太祖制酒禁而孔融書啁之太祖外雖寬容  
而內不能平御史大夫郗慮知旨以法免融官 按融

集與操書曰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  
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  
泉之郡人著酒旨之德堯不干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  
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卮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  
怒趙之廝養東迎其王非因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  
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  
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  
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餽糟歎  
醢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又書曰昨承訓  
答陳二代之旤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  
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



馬心 卷六 三  
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亦以  
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  
耳非以亾王爲戒也

蜀志簡雍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  
不肅自縱適諸葛亮以下則獨擅一榻項枕臥語無所  
爲屈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  
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  
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  
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伊籍機捷

秦宓文辯

蜀志伊籍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  
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卽對曰一拜一起未足  
爲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

又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秦宓  
未往諸葛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  
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  
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  
在西方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  
耳乎宓曰有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於天  
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  
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



曰有姓劉溫曰何以知之荅曰天子姓劉故以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荅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宓之才辯皆此類也

昔與汝爲隣今與汝爲臣

昔爲汝作臣今與汝比肩

世說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爲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爲隣今與汝爲臣上汝一栝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南史河東王歆之嘗爲南康相素輕劉邕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並坐邕嗜酒謂歆之曰卿昔見臣今能見勸一杯酒否歆之因數孫皓歌荅曰昔爲汝作臣今與汝

比肩旣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

此豈可使卿有勳

生男於羣官何事

語林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

北史秦孝王妃生男文帝大加頒賜羣官各有差李文博家道屢空人謂其悅賞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於羣官何事乃妄受賞也

使卿智不使卿力

謝王暕不謝王理



南史孫謙梁天監九年以老徵為光祿大夫及至帝嘉其清潔甚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劇職自効帝笑之曰朕當使卿智不使卿力

北史宋遊道為尚書令臨淮王彧譴責遊道乃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暝不謝王理

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  
不患不入正恐入而復出

南史張融為封溪令從叔永出治渚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

北史元順解領軍徵為給事黃門侍郎親友郊迎賀其得入順曰不患不入正恐入而復出耳

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

何不近比老彭遠求溫子

世說周僕射顛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導初下車隱隱即

之謂也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

希嵇阮耶荅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 按鄧粲晉

紀曰伯仁儀容弘偉善於俛叩應答精神足以蔭映數

人

北史李德善屬文詞覈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

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

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

貂抄肉枰



冠觸燭火

南史齊武陵昭王暉於御坐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梓帝笑曰汗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而疎其骨肉又陸雲公善奕棊嘗夜侍坐武冠觸燭火帝笑謂曰燭燒卿貂帝將用爲侍中故以此戲之

漱石枕流

枕石漱流

晉書孫楚時欲隱居謂王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漱石以礪其齒

南史顧協幼孤隨母養於外氏外從祖右光祿大夫張永嘗携内外孫姪游虎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曰兒政欲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興於此子獸微弩强是以發遲牛駿馭精所以疾耳

晉書陸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張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旣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騃騃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强是以發遲

南史劉瑀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爲吏部尚書瑀爲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居



馬志 卷六  
後相去數十步瑀蹋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  
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何遲曰騏驥羅於羈絆所以  
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答曰一感自造青雲何  
至與駑馬爭路

刁韓相嘲

麥竇相嘲

晉中興書刁彞於桓公坐嘲韓博曰是君韓盧後博誤  
應曰君是韓盧後桓公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耳他  
自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則  
爲刁也一坐歎以爲佳

北史麥鐵杖爲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羣盜屏迹後因朝  
會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曰麥豆不  
殊何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時人以爲敏捷

未若諸庾翼翼

可謂衆僧虔虔

晉書孫盛子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庾翼子爰客嘗候孫  
盛見放而問曰安國何在放荅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  
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也放又曰未若諸庾翼翼旣而  
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

南史王僧虔子慈少與從弟儉共書學謝鳳子超宗嘗  
候僧虔仍往東齋詣慈慈正學書未卽放筆超宗曰卿  
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鷄之比鳳超宗狼狽



而退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門懺約戲慈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與蔡氏之宗

楊素以二柳戲二柳

楊素以柳條戲柳調

北史柳機在周與族人文城公昂初俱歷顯要及此昂機並爲外職楊素時爲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者歡笑

又左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柳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欽版正色曰調信無取公不當以爲侍御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地樞機何可

輕發素甚奇之

外論不爾

外言不爾

晉書謝安問王獻之曰君書何如君家尊荅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荅曰人那得知

世說何參軍思澄與族弟水部遜散騎子朗俱擅文名

時人爲之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參軍曰外言殊不爾故當推遜評曰甚矣哉人之好名也父子昆弟間猶不免操勝心况在敵而名位相軋者乎其

猜忌又可勝道哉

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不能免俗爲復爾耳



晉書阮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  
七月七日北阮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  
鼻於庭人或怪之荅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北史王思政入據潁州慕容紹宗出討房豹爲紹宗開  
府主簿兼行臺郎中紹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  
并自投於水冀以厭當之豹白紹宗曰夫命也在天豈  
人理所能延保公若實有水厄非禳爲所能却若其實  
無何禳之有今三軍之事在於明公唯應達命任理以  
保元吉方乃乘船入水云以防災豈如岸上指麾以保  
萬全也紹宗笑曰不能免俗爲復爾耳

亦復可爾耳

不能不爾耳

晉書王敦時爲鴻臚卿謂阮脩曰卿常無食鴻臚丞差  
有祿能作不脩曰亦復可爾耳遂爲之

又桓溫入赴山陵上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謝安  
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  
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旣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  
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  
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  
笑語移日

是送吏部郎

自餽晉陵令

併志

卷六



南史何尚之字彥德爲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  
治渚及至郡父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  
客荅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  
彥德也

世說高爽嘗經晉陵詣劉蒨了不相接高甚銜之俄爽  
代蒨爲縣蒨迎贈甚厚爽受餉荅書曰高晉陵自荅人  
問其故爽曰劉蒨自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 蜀志張  
裔北詣丞相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  
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  
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速皆此類也  
灌夫罵臨汝與程不識耳語

崔咸罰裴度與劉栖楚語耳

漢書灌夫行酒至田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  
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  
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  
曰平生毀程不識不值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嘈  
兒咕囁耳語

舊唐書京兆尹劉栖楚李逢吉黨也栖楚等十餘人駕  
肩排裴度而朝士持兩端者日擁度門一日度留客命  
酒栖楚矯求度之歡曲躬附裴耳而語崔咸嫉其矯舉  
爵罰度曰丞相不當許所由官囁耳語度笑而飲之栖  
楚不自安趨出坐客皆壯之



羞與噲爲伍

嘆與滔比肩

漢書韓信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

晉書袁宏與伏滔同在桓溫府府中呼爲袁伏宏心恥之每嘆曰公之厚恩未優國士而與滔比肩何辱之甚彭羨呼先主爲老革

謝奕呼桓溫爲老兵

蜀志諸葛亮雖外接待彭羨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羨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旣敬信亮加察羨行事意以稍踈左遷羨爲江陽太守羨聞當遠出私情不悅往

詣馬超超問羨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羨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

晉書謝奕嘗逼桓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携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溫不之責呼崔元欽爲癩刺史

叱楊再思爲癡宰相

魏書崔暹字元欽爲瀛州刺史貪暴安忍民庶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至於民村井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其暹也荅曰百姓何罪得



馬志 卷六 十一  
如此癩兒刺史暹默然而去

唐書楊再思居宰相十餘年阿匱取容無所薦達人主所不喜毀之所善譽之畏慎足恭未嘗忤物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答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於時水沴閉坊門以襪再思入朝有車陷於潭叱牛不前志曰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遣我艱於行再思遣吏謂曰汝牛自弱不得獨責宰相

落水三公墜車僕射

黃瓠少師桃弓僕射

南史司徒褚彥回送湘州刺史王僧髮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嘗驚跌下車謝迺宗拊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墜

車僕射

北史郭祚爲僕射領太子少師祚曾從幸東宮明帝幼弱祚持一黃瓠出奉之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唇齒深爲帝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爲桃弓僕射黃瓠少師

烏不烏鵲不鵲

驢非驢馬非馬

國策史疾謂楚王曰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自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可謂烏不爲烏鵲不爲鵲也

漢書龜茲王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鍾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



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羸也

憎聲

憎眼

世說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  
荅曰見一羣白鷄鳥但聞喚啞啞聲

又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爲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因  
衆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荅曰德非孔  
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  
眼

劉祥比令僕

卞彬比令僕

南史劉祥與王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  
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

又卞彬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世謂比令僕也

宋東海王禕爲驢王

魏咸陽王坦爲驢王

南史廬陵王禕初封東海王明帝踐祚進封廬陵王初  
廢帝目禕似驢上以廢帝之言類改封焉

北史咸陽王禧子坦傲狠凶麤從叔安豐王延明每切  
責之曰汝兇悖性與身而長昔宋有東海王禕志性凡  
劣時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當時  
聞者號爲驢王



間里咸謂生犀  
時人號為秃犀

南史陸驗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其形甚陋故間里咸謂驗為生犀

北夢瑣言杜邠公宗尚憲宗岐陽公主累居人鎮復居廊廟無他才未嘗延接寒素甘食竊位而已時人號為秃角犀

麟奴

麟王

南史前廢帝自以為昔在東宮不為孝武所愛常罵帝為麟奴又太后疾篤遣呼帝帝曰病人間多鬼可畏那

可往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寧馨兒北史初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婚姻及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麟鼻江東謂之麟王慧龍鼻漸大浩曰真貴種矣

竇喜鵲

劉鶴鷁

舊唐書竇申宰相參之族子參特愛申每議除授多詣於申或泄之以招權受賂每所至人謂之喜鵲

異苑劉在朱方人不得共話若與之言人必遭厄難及身歿疾惟一士謂無此理偶值人有屯塞耳劉聞之欣然而往自說被謫君能見明荅云世人雷同何足恤須



典火發資畜服翫蕩然於是舉世號為劉鶴鷄或遇諸途皆閉車走馬掩目奔避劉亦杜門自守歲時一出則人驚散甚於見鬼

費旭不識其父殷澣颯颯其母

陳思方父於蟲潘岳匹婦於考

顏氏家訓梁世費旭詩云不知是邪非殷澣詩云颯颯雲母舟簡文曰旭既不識其父澣又颯颯其母此雖悉古事不可用也

又陳思王武帝誅遂深永蟄之思潘岳悼亡賦乃愴手

澤之遺是方父於蟲匹婦於考也按禮記仲秋之月蟄

方父於蟲矣又云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悼婦稱手澤是匹婦於考矣

范蠡吠於狗竇

光逸窺於狗竇

劉子范蠡吠於狗竇文種聞而拜之按文種過范蠡

之門蠡於狗洞作狗吠文種曰狗當吠人蠡乃以我為

人迴車至其門入內而拜薦為越相

晉書時賢胡毋輔之葦閉門酣飲已累日光逸將排戶

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

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與

飲

小遺殿上

小遺閣省



漢書東方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爲庶人待詔宦者署顏古師曰小遺者小便也

南史謝幾卿嘗於閣省裸袒酣飲及醉小遺下霑令史爲南司所彈幾卿亦不介意

車轄投井

車輪括頸

漢書陳遵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者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北齊書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又是高祖之壻勢

盛當時因退食暇尋高季式與之酣飲留宿旦日重門並閉關籥不通消難固請云我是黃門郎天子侍臣豈有不參朝之理且已一宿不歸家君必當大怪今若又留我狂飲我得罪無辭恐君亦不免譴責季式曰君自稱黃門郎又言畏家君怪欲以地勢脅我邪高季式歎自有處初不畏此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云我留君盡興君是何人不爲我痛飲命左右索車輪括消難頸又索一輪自括頸仍命酒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欣笑而從之方乃俱脫車輪更留一宿是時失消難兩宿莫知所在內外驚異及消難出方具言之世宗在京輔政白魏帝賜消難美酒數石珍羞十輿



并令朝士與季式親狎者就季式宅讌集

兵帥共飲

前見

三騶對飲

晉書謝幾卿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與樂遊苑晏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

畢吏部盜樽

裴御史攜筋

晉書畢卓爲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

史

臣曰軍諮散髮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廣武而長歎則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雕風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

北史崔瞻在御史臺恒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食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七筋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自攜七筋恣情欲噉瞻謂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鶩炙豈亦異是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性方重好讀書酒後清言聞者莫不傾耳



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嘗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北史咸陽郡王坦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兔春  
夏捕魚蟹鷹犬常數百頭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  
不獵

舊唐書巢王元吉好畋獵載網罟三十餘兩嘗言寧三  
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齊桓好衣紫

鄒君好長纓

韓子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

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衣紫紫貴甚一國百

姓好服紫不已寡人柰何管仲曰君何不試勿衣紫也

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

公必曰少却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

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

又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

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因先自斷其

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為百姓服度以

禁之乃斷纓出以示民是先戮以蒞民也

王子陽好車服極為鮮明

辛慶忌好輿馬號為鮮明

漢書王吉字子陽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



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積  
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  
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又辛慶忌居處恭儉食飲被服尤節約然性好輿馬號  
為鮮明唯是為奢

好衣刺文袴

好佩紫羅囊

晉書謝尚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

又謝玄少好佩紫羅香囊謝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  
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止

阮孚好屐

靈運著屐

晉書阮孚傳初祖約性好財孚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  
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麓以  
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  
自嘆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  
始分

南史謝靈運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  
盡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

嗜茄

嗜瓜

南史劉邕性嗜瘡痂以味似鰻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



患灸瘡瘡痂落床上邕取食之靈休大驚邕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邕去靈休與何勗書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逶與鞭瘡痂常以給膳

唐權長孺有嗜人爪癖嘗因遠行狂士蔣傳聚得數兩削下爪以進曰無以餞送今有少佳味敢獻長孺涎流於吻連撮噉合坐驚異

乾牒子

屋下陳尸

道上行殯

晉書時張湛好為齋前種松柏人謂湛屋下陳尸又袁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道上行殯

自為壽藏

自為墓誌

後漢趙岐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讚頌

舊唐書傳奕常醉臥蹶然起曰吾其歿矣因自為墓誌曰傳奕青山白雲人也因酒醉歿嗚呼哀哉

王孫羸葬

沐並卽培

漢書楊王孫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歿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



襄以身親土

魏志注沐並慮身無常豫作終制戒其子以儉葬又敕豫掘塋戒氣絕令二人舉屍卽塋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弔祭之賓無設脯酒粟米之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子皆遵之 按並之言曰夫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壽爲欺魄夭爲鳧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甘夢太極奚以棺槨爲牢衣裳爲纏屍繫地下長幽桎梏豈不哀哉昔莊周闊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體貴不久容耳至夫末世緣生怨歿之徒乃有含珠鱗柙玉牀象衽殺人以徇壙穴之內錮以紵絮藉以蜃炭千載僵燥託類神仙於是大教陵遲競於厚葬

謂莊子爲放蕩以王孫爲戮屢豈復識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齒乎哉吾苟得獲沒卽以吾身襲於王孫矣

漢高使鄭君名籍

呂布使袁渙詈備

漢書鄭當時字莊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歿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

魏志呂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袁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脇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



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

惡見水中蟹

惡聞木邊姓

晉書張華裴頠之被誅也趙王倫孫秀以宿憾收解系兄弟梁王彤救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况此人兄弟輕我邪

又右將軍桓伊嘗詣忠敬王遵遵曰門何為通桓氏左右曰伊與桓溫踈宗相見無嫌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

欲殺之况諸桓乎評曰有餘愛者愛及屋上烏有餘惡者惡及水中蟹人情之偏一至於此

傳曰好惡以其類者鮮矣良然  
為草人而射之  
為草人而訊之

北史齊河間王孝琬怨執政為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珽譖之曰草人擬聖躬也

又齊安德王延宗為草人以像武成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武成覆臥延宗於地馬鞭撻之二百

芳蘭當門不得不除

芳蘭生門不得不鋤

吳略曰操殺楊脩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除



蜀志先主殺張裕諸葛亮救之先主曰芳蘭生門不得  
不鋤南史袁淑詩云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  
別玉人門非植蘭所

灌夫罵坐

曹真罵坐

漢書田蚡取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  
賀竇嬰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丞  
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彊與俱酒酣蚡起爲  
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爲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夫行  
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  
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

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平生毀程不  
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兒女曹咕囁耳語

吳質別傳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吳質  
召優使說肥瘦真負責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  
將遇我邪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將軍必欲  
使上將軍服肥卽自宜爲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  
輕脫吾斬爾遂罵坐質按劍曰曹子丹汝非屠機上肉  
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邪鑠因起  
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邪質顧叱之曰朱鑠  
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性急愈恚還拔劍斬地遂便  
罷也



拔劍息風

拔劍斫水

謝承後漢書陳茂嘗為交阯別駕舊刺史行部不渡漲海刺史周敞涉海遇風船欲覆沒茂拔劍訶罵水神風即止息

又王閔渡錢塘江遭風船欲覆閔拔劍斫水罵伍子胥風息得濟 續漢書建初中張禹拜揚州刺史嘗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將度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我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

王述擲鷄子

王忌逐蠅子

晉書王述性急為累嘗食鷄子以筋刺之不得復大怒擲地鷄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踏之蹙甚掇內口中齧破而吐之

苛吏傳王思正始中為司農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踏壞之

溫造與李中書相逢曳去引馬

溫造與崔知誥相逢捉其從人

舊唐書溫造性剛褊人或激觸不顧貴勢以氣凌籍嘗遇左補闕李虞於街怒其不避捕祇承人決春十下左



拾遺舒元褒等上疏論之曰國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  
宰相外無所迴避溫造茂朝廷典禮凌陛下侍臣恣行  
胸臆曾無畏忌前時中書舍人李虞仲與造相逢造乃  
曳去引馬知制誥崔咸與造相逢造又捉其從人當時  
緣不上聞所以暴犯益甚臣聞元和長慶中中丞行李  
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但以崇高自  
大不思僭擬之嫌若不糾繩實虧彝典救曰憲官之職  
在指佞觸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之職在獻可替否不  
在道路相高並列通班令知名分如聞喧競亦以再三  
既招人言甚損朝體其臺官與供奉官同道聽先後而  
行道途卽祇揖而過其參從人各隨本官之後少相僻

避勿言衝突又聞近日已來應合導從官事力多者街  
衢之中行李太過自今後傳呼前後不得過三百步  
指鹿爲馬束蒲爲脯  
以青爲黑以黑爲黃

風俗通秦相趙高指鹿爲馬束蒲爲脯二世不覺故潘  
岳西征賦曰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以爲馬

張銑註曰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爲脯以鹿爲馬獻於二世羣臣言蒲言鹿者皆陰誅之

禮器曰或素或青夏造殷因註曰變白黑言素青者素

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故

崔琦對梁冀曰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乎

按此是趙高之詐又



書帛置魚腹

書帛係鳥頸

漢書陳勝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

北史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讖王世克昵之法嗣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大夫持一干以驅羊法嗣云楊隋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楊後明相國代隋為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克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克此則相國名矣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為

天子也世克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即以法嗣為諫議大夫世克又羅取雜鳥書帛係其頸自言符命而散之於空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亦拜官爵

闕下有寶氣

牛腹有奇書

郊祀志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

又武帝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迺作



馬六  
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  
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  
其方益衰神不至廼爲帛書以飯牛陽不知言此牛腹  
中有奇書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問之果爲  
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  
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  
仙者非有求主主者求之

郊祀志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樂大說  
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  
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美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  
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以言康王康王又  
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灰之藥可  
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  
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灰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  
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  
使者令爲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廼可  
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尊其使然後可致也  
於是上使驗小方鬪碁碁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  
而黃金不就廼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  
又上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迹緱氏  
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視迹問卿得  
毋効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



共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廼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館名山神祠所以望幸矣

二桃殺三士

盃酒殺三人

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欲去之曰此皆力攻勅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接一搏豸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鼃御左驂以入

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鼃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鼃頭鶴躍而出若治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劔而起公孫接田開疆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歿無勇亦反其桃挈領而死

南史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爲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藩規隨從江夏遇張纘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纘慟見憤哭



兼至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翼日又亡時人謂張纘一孟酒殺吳氏三人

子胥給邊候

張丑給境吏

韓非子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

國策張丑爲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爲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剗子腹及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歿子腸亦且寸絕境

吏恐而放之

客爲鷄鳴出關

毋爲鷄鳴出關

史記孟嘗君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鷄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鷄鳴而鷄盡鳴遂發傳出

博物志燕太子丹質於秦遁到關關門不開丹爲鷄鳴於是衆鷄悉鳴遂歸

睨其旁有馬暫騰上得脫

睨其傍有馬因躍上得免

史記李廣爲胡騎所得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



臥廣行十餘里度伴處覘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

北史李弼從周文與齊神武戰河橋身被七創遂爲所獲陽隕絕於地覘其傍有馬因躍上得免

以寶鞭示追騎

以金帶投追騎

晉書明帝微行至湖陰王敦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媪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媪媪曰去

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訖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爲信遠而止不追帝僅而獲免

舊唐書王世克作難皇甫無逸棄老母妻子斬關而走追騎且至無逸曰吾歿而後已終不能同爾爲逆因解所服金帶投之於地曰以此贈卿無爲相迫追騎競下馬取帶自相爭奪由是得免

吳公子光詳爲足疾

侯莫陳悅詐云腹痛

史記吳世家公子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謁王僚飲王僚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鉞公子光詳爲足疾入於窟室使專諸置七



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七首刺王僚鉞交於匈遂殺

王僚索隱曰詳音陽

北史侯莫陳悅說賀拔岳入營共論兵事悅詐云腹痛起而徐行令其壻元洪景斬岳於幕中

叔展呼山鞠窮

欽明乞醬梁墨

左傳楚師傳于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

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柰何曰

目於智井而拯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

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杜預註麥麴鞠窮所以

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河魚腹疾言無禦濕藥將病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視虛糜

井而求拯已出溺為拯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以為信

舊唐書許欽明嘗出按部突厥默啜率眾數萬奄至城

下欽明大呼曰賊中都無飲食城內有美醬乞二升梁

米乞二斗墨乞一鋌是時賊營處四面阻泥河惟有一

路得入欽明乞此物以喻城中冀其簡兵陳將候夜掩

襲城中無悟其言者

多請田宅以自堅

大受金賄以自穢

史記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

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怵而不信人今空

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



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日怛一作怛北史梁睿初平王謙自以威名太盛恐為時所忌遂大受金賄以自穢

虜中吾指

虜中吾足

漢書高帝數項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

南史郢城平武帝命眾軍即日俱下楊公則受命先驅江州既定連旌東下直造建鄴公則號令嚴明秋毫不犯所在莫不賴焉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

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足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

量沙散米

聚土覆米

南史檀道濟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又載記晉龍驤將軍胡彬為苻融所逼糧盡詐揚沙以示融軍

北史賀若敦次湘州俄而秋水汎溢江路遂斷糧援既



馬志 卷之  
絕恐陳將侯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爲聚土覆之以米石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隨卽遣之瑱等聞之良以爲實 又晉書祖逖以囊盛土如米狀使千人運之詐服魏人衣若叛投關西者 偽爲周文書若從外送來者

北史韓雄爲東徐州刺史東魏雍州刺史郭叔略接境頗爲邊患雄密圖之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都督韓仕於略城服東魏人衣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略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略首

又楊欒至建州東魏衆漸盛欒以孤軍無援且腹背受敵謀欲拔還復恐義徒背叛遂偽爲周文書遣人若從

外送來者云已遣軍四道赴援因令人漏泄使所在知之又分土人義酋令各領所部四出鈔掠擬供軍費欒分遣訖遂於夜中拔還邵郡

莊生請赦以除星變

一行請赦以禳星變

史記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因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歿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歿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當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



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旣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旣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

莊生曰今爲柰何莊生曰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

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

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

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注曰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至重慮人或逆

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漢靈帝時河內張成能候風角知將有赦教子殺人捕得七日赦出此其類也朱公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

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

未也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

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卽自入室取金持去

獨自歡幸莊生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

某星事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



馬六 卷六 三十五  
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柰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

西陽雜俎僧一行博覽無不知尤善於數鈎深藏往當時學者莫能測幼時家貧隣有王姥前後濟之數十萬及一行開元中承上敬遇言無不可常思報之尋王姥兒犯殺人罪獄未具姥訪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酬也明君執法難以請情一曰如何王姥戟手大

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大瓮於中又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坊某角有廢園汝向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奴如言而往至西後果有羣豕至奴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寘甕中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於陛下也夫匹婦匹夫不得其所則隕霜赤旱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葵枯出繫乎釋門以瞋心



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

公孫弘上前背約

趙退翁上前背約

漢書公孫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弘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

舊唐書趙憬字退翁與陸贄同知政事時延齡姦詐恣睢滿朝側目憬初與贄約於上前論之及延英奏對贄極言延齡姦邪誑誕之狀不可任用德宗不悅形於顏

色憬默然無言由是罷贄平章事而憬當國矣

含辛為淚

應聲便號

載記慕容熙后苻氏歿制百寮於宮內哭臨令沙門素服使有司按檢哭者有淚以為忠孝無則罪之於是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為淚焉

南史劉德願為孝武狎侮上寵姬殷貴妃薨葬與羣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為豫州刺

史



駢志卷之七

一集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丁部上

桀失金椎

紂走玉馬

孝經援神契后偷任威折其玉斗失其金椎

后指桀

論語比考識殷惑妲己玉馬走

任昉牋云玉馬駿奔

表微子之去

桀作璇室

紂作傾宮

寰宇記絳縣璇臺瓊室在城南門夏桀造



晏子春秋夏之衰也其王桀作璇室商之衰也其王紂作傾宮

斲朝涉之脛

鏃朝涉之脛

秦誓商王受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按淇縣界有斲脛河

宋策康王罵國老諫臣為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偃之背

鏃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

商紂剔孕婦

東昏剖產婦

周書商王受刳剔孕婦皇甫謐云紂剖比干妻以觀其胎

南史東昏侯時出游走驅斥百姓嘗至沈公城有一婦

人當產不去因剖腹看男女

射天毆地

射天笞地

論衡紂父帝乙射天毆地游涇渭之間雷電擊而殺之

宋策康王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

曰威服天下鬼神

從臺上彈人

在樓上彈人

嗾獒搏人

奪兒飼狗

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

丸也 又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

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



明傳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鬪且出  
北史齊南陽王綽爲定州刺史汲井水爲後池在樓上  
彈人 又好微行游獵無度恣情強暴有婦人抱兒在  
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  
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 載記石季龍善彈  
數彈人軍中以爲毒患

觀人避丸

見上

觀人避箭

舊唐書巢王元吉守并州性好畋獵載網罟三十餘兩  
嘗言我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又嘗當衢而射觀  
人避箭以爲笑樂

幽王舉燧不信

田倉舉燧不實

周本紀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  
燧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  
乃大笑幽王說之爲數舉燧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  
至及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燧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  
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 又呂覽周宅鄠鎬近  
戎人與諸侯約爲高葆禱於干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  
卽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嘗至  
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  
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



馬志 卷一  
真至幽王身走乃歿於驪山之下爲天下笑此夫以無  
寇失真寇者也

西陽雜俎武溪夷田強遣長子魯居上城次子某居中  
城少子倉石下城三壘相次以拒漢兵光武二十四年  
遣武威將軍劉尚征之尚未至倉獲白鼈爲牖舉燧請  
兩兄兄至無事及尚軍來倉舉火魯等以爲不實倉遂  
戰而歿

僅亦守府

但爲寄坐

國語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邲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  
弗許曰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

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  
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  
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  
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  
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  
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  
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

魏志司馬宣王奏曹爽曰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  
典內則僭出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  
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新人以  
樹私計根據槃牙縱恣日甚外旣如此又以黃門張常  
爲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候伺神器離間二宮傷害



馬志 卷一  
骨肉天下汹汹人懷危懼陛下但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呂霍早斷漢祚永昌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

言秦寇至者躬之  
報齊寇至者殺之

呂覽秦繆公時戎彊大秦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焉戎王大喜以其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扞弓而射之秦寇果至戎王醉而臥於樽下卒生縛而擒之

又齊攻宋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至蟲者也以宋之強齊兵之弱惡能如此宋王因怒而誅殺之又使人往視齊寇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誅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齊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其弟曰爲兄視齊寇不意其近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寇者皆以寇之近也報而歿今也報其情歿不報其情又恐歿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歿者歿先夫亡者亡于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喜左右皆曰鄉之歿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上馳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



塹山堙谷

史記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北史楊素監營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歿宮側時聞鬼哭

漢武帝遣方士

漢元帝求方士

史記漢武紀少君言於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歿黃帝是也臣常游

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而遣方士入海上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

桓譚新論漢元帝被病廣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詔問所能對曰能忍寒暑乃於昆明池上環水而馳御者厚衣狐裘寒戰而仲都獨無變色臥於池臺上暉然自若夏大暑日使曝坐中環以十爐火不言熱又身不汗

神藥可得嘗為魚苦故不得至  
仙人可見上往常遽故不得見



秦本紀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  
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鯨魚所苦故不得至願  
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  
狀問占菑博士曰水神不可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  
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人海  
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  
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  
平原津而病

郊祀志公孫卿言於武帝曰仙人可見上往常遽以故  
不見今陛下可爲館如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  
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側作飛廉桂館甘泉則作  
益壽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廼作通天臺置  
祠具其下將招來神仙之屬

繡主翁

立面首

漢書武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  
歿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上嘗從主飲主自執  
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董君  
綠幘傳鞞隨主前伏殿下主乃贊館陶公主胞人臣偃  
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  
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主

人翁



南史前廢帝紀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後宮數百妾惟駙馬士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為立面首左右三十人

發丘中郎

模金校尉

魏氏春秋載袁紹檄州郡文曹操署發丘中郎將模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南史宋景和時做魏武置

此二官以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領之

按洪容齋氏曰嚴有翼所

著藝苑雌黃頗務譏詆東坡公皆近於蚍蜉撼大木如正誤篇中撫其用五十本葱為種薤五十本發丘中郎將為中郎解模金扁鵲見長桑君使飲上池之水為倉公飲上池鄭餘慶悉胡蘆為盧懷謹云如此甚多坡詩所謂挾雲漢分天章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若用葱為薤用校尉為中郎用扁鵲為倉公用餘慶為懷謹不失

為名語於理何害公豈一一如學究書生按圖索駿規行矩步者哉

蜀後主喜笑自若

陳後主耽醉罕醒

漢晉春秋司馬文王與後主劉禪宴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克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而况姜維邪克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卻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荅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對如前王曰何乃似卻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



南史或言陳後主名叔寶反語爲少福亦敗亡之徵云  
既見宥隋文帝給賜後主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  
預宴恐致傷心爲不奏吳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既  
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隋文帝曰叔寶全無心  
肝監者又言叔寶常耽醉罕有醒時隋文帝使節其酒  
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常侍宴隋文帝目之曰  
此敗豈不由酒將作詩功夫何如思安時事

孫權以水灑羣臣

孫皓激水流宮人

吳志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  
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張昭正色不言

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爲共作樂耳公何爲  
怒乎昭對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  
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

又初孫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沉醉置黃門郎十人  
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  
失逆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卽加威刑少者  
輒以爲罪後宮數千而採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官人有  
不合意者輒殺流之

宮人以鹽汁灑地

淑妃以鹽水灑地

晉書武帝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



馬志 卷七 九  
帝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官人乃取竹葉挿戶以鹽水灑地而引帝車唯胡貴嬪芳最蒙愛幸殆有專房之寵

南史宋文帝好乘羊車經諸房潘淑妃每粧飾褰帷以候并密令左右以鹽水灑地帝每至戶羊輒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爲汝徘徊况於人乎

御黃門被

納從者履

晉書惠帝單車走洛陽道中御中黃門布被

又惠帝至溫將謁陵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左右皆歔歔

獻惠帝米飯

獻僖宗糗餌

晉書惠帝幸成都王穎軍穎敗與帝單車走洛陽服御分散倉卒上下無齋侍中黃門被囊中齋私錢三千詔貸用所有買飯以供官人止食於道中客舍官人有持升餘粒米飯及燥蒜鹽豉以進帝帝噉之次獲嘉市麤米飯盛以瓦盆帝噉兩盂有老父獻蒸鷄帝受之舊唐書黃巢犯京師僖宗出幸途無供須衛軍不得食漢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騾綱軍士始得食僖宗召康問曰卿爲縣令安操心及此康對曰臣爲塵吏敢有此進獻張濬員外教臣也帝異之急召至行在



馬六  
卷一  
麴麩屑爲粥  
燒餘米供膳

晉書愍帝時京師饑甚人相食死者大半太倉有麴數  
十麴麴允爲粥以供帝至是復盡帝泣謂允曰今窘厄  
如此外無救援死於社稷是朕事也朕念將六暴離斯  
酷今欲因城未陷爲羞死之事庶令黎元免屠爛之苦  
行矣遣書朕意決矣

又成帝三年蘇峻揮戈接於帝座突入太后後宮左右  
侍人皆見掠奪是時大官唯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  
百姓號泣響震都邑

青衣行酒

執戟爲導

晉書劉聰大會使懷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  
惡之

又劉聰出獵令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爲導百姓  
聚而觀之故老或歔歔流涕聰聞而惡之聰後因大會  
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執蓋晉臣在坐者多  
失聲而泣尚書郎辛賓抱帝慟哭爲聰所害

以的畫腹

持稍擬胷

南史蒼梧王屢欲害齊高帝嘗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  
時暑熱帝晝臥裸袒蒼梧立帝於室內畫腹爲射的自



馬三 卷七  
引滿將射之帝神色不變歛板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  
王天恩諫曰領軍腹是佳射棚而一箭便成後無復射  
不如以電箭射之乃取電箭一發卽中帝腹蒼梧投弓  
於地大笑曰此手何如

北史文宣晚年敗德嘗持稍走馬以擬斛律金胸者三  
金立不動於是賜物千段

將南詭西將東詭北

東行驅西南行驅北

南史齊明帝性猜忌每出行幸先占利害簡於出入將  
南則詭言之西將東則詭言之北皆不以實

又東昏侯率一月二十餘出既往無定處尉司常慮得

罪東行驅西南行驅北

黃紙囊盛

黃案包裹

南齊廢帝鬱林王爲太孫時凡諸小人並逆加爵位皆  
疏官名號於黃紙使各囊盛以帶之

又後廢帝東昏侯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闈  
豎以紙包裹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黃案

鑿冰沉屍

以雪埋人

北史魏濟陰王暉業天保二年從駕至晉陽於宮門外  
罵元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背負重與人何不打碎之我



馬志 卷七  
出此言知卽成然爾亦詎得幾時文宣聞而殺之暉業  
神色自若仍鑿冰沉其屍二舊唐書勝王元嬰驕縱逸游動作失度出畋以彈彈人  
將爲笑樂熾寒方甚以雪埋人

犒軍士以糲食乃返戈大呼武正黃帝  
給募卒以廩麥乃謀聚趨府十日不映武關  
舊唐書李希烈兵數萬圍襄城勢甚危急詔姚令言率  
本鎮兵五萬赴援涇師離鎮多攜子弟而來望至京師  
以獲厚賞及師上路一無所賜時詔京兆尹王翊犒軍  
士唯糲食菜啖而已軍士覆而不顧皆憤怒揚言曰吾  
輩棄父母妻子將歿於難而食不得飽安能以革命捍

白刃耶國家瓊林大盈寶貨堆積不取此以自活何往  
耶往次滻水乃返戈大呼鼓譟而還令言曰比約束都  
有厚賞兒郎勿草草此非求活之良圖也衆不聽以戈  
環令言請退令言急奏之上恐令內庫出繒綵二十車  
馳賜之軍聲浩浩令言不能戢街市居人狼狽走竄亂  
兵呼曰勿走不稅汝間架矣德宗令普王與學士姜公  
輔往撫勞之纔出內門賊已斬關陣於丹鳳樓下是日  
德宗倉卒出幸賊縱入府庫輦運極力而止

又李絳爲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文宗三年南蠻寇  
西蜀詔徵赴援絳於本道募兵千人赴蜀及中路蠻軍  
已退所募皆還興元兵額素定募卒悉令罷歸四年二



月十日絳晨興視事召募卒以詔旨諭而遣之仍給以廩麥皆怏怏而退監軍使楊叔元貪財怙寵怨絳不奉已乃因募卒賞薄衆辭之際以言激之欲其爲亂以逞私憾募卒因監軍之言怒氣益甚乃謀聚趨府劫庫兵以入使衙絳方與賓僚會宴不及設備聞亂北走登陴衙將王景延力戰兵折矢窮景延死絳乃爲亂兵所害陽侯殺繆侯而大饗廢夫人之禮

劉琰搥胡氏而妻母絕朝慶之儀

坊記于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蜀志劉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

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搥胡至於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搥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絕

膳夫庖人多著繡衣錦袴

醫師走卒皆爲校尉御史

後漢更始時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三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繡面衣錦袴襜褕諸於罵詈道中

音義曰諸於太掖衣也如婦人之袿衣楊雄方言曰

襜褕其短者自關之西謂之袿

魏書乘輿獻帝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



會共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諸將專權或擅笞殺尚書司隸校尉出入民兵抵擲之諸將或遣婢詣省閣或自齋酒啖過天子飲侍中不通喧呼罵詈遂不能止又競表拜諸營壁民為部曲求其禮遺醫師走卒皆為校尉御史刻印不供乃以錐畫示有文字或不時得蝦蟇給官稟

犬馬食縣幹

晉中州記惠帝為太子出聞蝦蟇聲問人為是官蝦蟇私蝦蟇侍臣賈胤對曰在官地為官蝦蟇在私地為私蝦蟇令曰若官蝦蟇可給稟先是有識云蝦蟇當貴北齊書幼主時犬馬鷄鷹多食縣幹

王莽常持威斗

牛輔常把靈符

漢書王莽之敗也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宮人婦女譏諍曰當柰何時莽緝衾服帶璽韞持虞帝七首天文郎按式於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就車之漸臺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威斗魏書董卓既誅卓婿牛輔恇怯失守不能自安常把辟兵符以鉄鎖致其虜欲以自彊

齊文宣帝以祈雨不應掘西門豹冢

魏奚康生以祈雨不應取西門豹舌

北齊書時夏大旱文宣帝以祈雨不應毀西門豹祠掘



其冢

魏書奚康生爲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爲虎豹之祟

毀佛爲錢

毀佛鑄錢

南史梁武帝軍東下用度不足南平元襄王偉取襄陽寺銅佛毀以爲錢富僧藏鏹多加毒害後遂惡疾

五代周世宗卽位之明年國乏錢乃悉詔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法身世爲妄以利人爲急使其真身尚在猶欲割截况此銅像豈其所惜哉由是羣臣

皆不敢言

徐廣請桓玄立七廟

王偉請侯景立七廟

晉書桓玄旣篡徐廣據晉典請追立七廟玄曾祖以上名位不顯故不欲序列且以王莽九廟見譏於前史遂以一廟矯之郊廟齋二日而已祕書監卞承之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

南史王偉請侯景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登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諱勅太常具祭祀之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唯阿爺名標且在朔州伊那得來噉是衆聞笑之



王夷甫勸稱尊號取石勒怒

韋祖思恭懼過禮取勃勃怒

晉書王衍字夷甫時石勒與衍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為

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

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天

下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

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人夜排墻填殺之按史臣曰漢相清靜見譏

於曠務周史清虛不嫌於尸祿豈台揆之任有異於常班者歟濟冲善發談端夷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顯列顧漆園而高視彼既憑虛朝章已亂戎則取容於世矣委貨財則衍則自保其身寧論宗稷及三方構亂六戎藉手大羊之侶鋒鏑如雲夷甫區區焉佞彼兇渠以求容貸頽牆之隕猶有禮也

載記赫連勃勃歸於長安徵隱士韋祖思既至而恭懼

過禮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奈何以非類處我汝昔

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為帝王吾

死之後汝輩美筆當置吾何地遂殺之評曰二子身陷於虜死而歎耳媚虜何為彼其甘心媚虜誠惜其死也而外卒不免何如罵賊死者千載而下尚凜凜有生氣哉二子可謂非矣夫

叔孫所事十主

馮道所事十君

漢書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

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

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

可與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

并志

卷七

十七



矣毋汗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  
四人西

五代史馮道少能矯行以取稱于世及為大臣尤務持  
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  
賢愚皆仰道為元老而喜為之稱譽耶律德光嘗問道  
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為俳語以對曰此世佛出救  
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為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  
賴道一言之善也

劉嘉八其  
郭霸四其

漢書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王莽專制朝

政必危劉氏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遂進攻宛不得  
入而敗紹者張竦之從兄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闕自  
歸莽赦弗罪竦因為嘉作奏曰方今天下聞崇之反也  
咸欲褰衣手劔而叱之其先至者則拂其頸衝其胸刃  
其軀切其肌後至者欲撥其門仆其墻夷其屋焚其器  
應聲滌地則時成創而宗室尤甚言必切齒焉願諸崇  
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加亳社以賜諸侯用末監戒  
于是莽大說 師古注曰則時即時也

舊唐書郭霸為右臺侍御史初舉集召見于則天前自  
陳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  
絕其髓則天悅故拜焉時人號為四其御史



李義府為李猫  
李德柔為李猫

舊唐書李義府柔而害物時謂之李猫

南唐近事李德柔任大理少卿持法甚峻忌刻便佞時號李猫兒本無學術詐稱博聞每呼馬韓盧樂工為伶倫諂佞為蹇諤以此貽譏於世

郭尖

李錐

北史郭景尚善事權寵世號曰郭尖  
又李世哲性傾巧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為李錐

義孝

義息

北史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巖興等並為義孝 又恩倖傳王叡出入帷幄及疾病孝文太后每親侍疾叡之葬也假親姻義舊衰經編冠送喪者千餘人皆舉聲慟泣以要榮利時謂之義孝

又劉騰為司空擅生殺之威八座九卿旦造騰宅參其顏色然後方赴省府亦有歷日不得見者及薨於位中官為義息衰經者四十餘人闔官為義服杖經衰編者以百數  
那得此副惡淚



何處得應急像

南史宋孝武寵姬殷貴妃薨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極嗚咽他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急淚

北史封述息娶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打像爲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須誓便用

何火乞兒

泣寒冰子

天寶遺事張九齡鄙朝士向炎者爲向火乞兒

晉王沉釋時論有冰子出自泣寒之谷

求押一字累日不遂

但署一字猶不能盡

舊唐書王鉷威權轉盛兼二十餘使近宅爲使院文案堆積胥吏求押一字卽累日不遂中使賜遺不絕於門雖晉公林甫亦畏避之

又楊國忠自侍御史以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又專判度支吏部三銓事務執掌但署一字猶不能盡皆責成

胥吏

弄臣

弄兒

漢書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止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



君其釋之

又金日磾子二人皆愛為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

霍光愛幸監奴

梁冀愛幸監奴

漢書霍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

都亂

按晉灼曰漢語東閭氏凶顯以婢代立素與馮殷姦也師古曰監奴謂奴之監知家務者也殷者

子都之名

後漢書梁冀愛幸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冀妻壽

所壽見宮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宮內外兼寵

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用壽言多斥奪諸

梁在位者外似謙讓而實崇孫氏宗親冒名而為侍中

卿校尉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各遣私客籍

屬縣富人被以它罪閉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貨物少者

至于死徙

中貴但呼五郎

軍中呼為十郎

舊唐書肅宗時宰官百司不時奏事皆因李輔國上決



常在銀臺門受事置察事廳子數十人官吏有小過無  
 不伺知即加推訊府縣按鞫三司制獄必詣輔國取決  
 隨意區分皆稱制勅無敢異議者每出則甲士數百人  
 衛從中貴人不敢呼其官但呼五郎宰相李揆山東甲  
 族位居台輔見輔國執子弟之禮謂之五父  
 又程元振權甚于李輔國軍中呼為十郎時來瑱名將  
 裴冕元勳二人既被誣陷天下方鎮皆解體元振猶以  
 驕豪自處不顧物議

車行酒馬行炙

車行酒馬行肉

帝王世紀紂宮九市車行酒馬行炙

朝野僉載隋諸葛昂高瓚爭為豪侈昂屈瓚串長八尺  
 餅濶丈餘餤瓮如柱酒行自作金剛舞以送之瓚復屈  
 昂以車行酒馬行肉確斬鱠碾蒜齏自唱夜叉歌以送  
 之

日食萬錢

一食萬錢

晉書何曾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  
 滋味過于王者每燕見不食大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  
 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子  
 劭亦有父風衣裘服翫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味一  
 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時論以為大官御膳無以加之



又任愷既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養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愷乃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筯處守不食日食萬錢餘曰無下筯處王咄嗟便辦王王青再燕具不食大言曰姑帝神命取其食造次便辦晉書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蒔菹嘗與王愷出游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為恨乃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荅曰豆至難煮豫作肉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蒔菹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牛奔不遲良由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蹠轅則駛矣于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

告者

南史中書舍人劉休嘗詣阮佃夫遇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嘗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

東封扈從每色為一隊

五家扈從每家為一隊

舊唐書王毛仲為行太僕卿部統嚴整群牧孳息遂數倍其初芻粟之類不敢盜竊每歲迴殘常致數萬斛不三年扈從東封以諸牧馬數萬匹從每色為一隊望如

雲錦



又玄宗每年十月幸華清宮楊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之煥發而遺鈿墜鳥瑟瑟珠翠燦爛芳馥於路而國忠私於虢國不避雄狐之刺每入朝或聯鑣方駕不施帷幔每三朝慶賀五鼓待漏艷粧盈巷蠟炬如晝而十宅諸王百孫凡婚嫁皆因韓虢爲紹介仍先納賂千貫而奏請罔不稱旨

安成食臨汝飾

北路魚南路徐

南史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並名侈豪以肴膳噐服車馬相尚都下爲之語曰安成

食臨汝飾湛之美兼何孟

湛之徐

又徐鯤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每遇歡謔則飲至斗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明從游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于是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

鯨頭日進三百

鷄跖必食數千

南史梁宗室臨川靜惠王宏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氏潘妃寶屨直千萬好食鯨魚頭常日進三百呂氏春秋云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鷄也必食其跖數千



而後足

妓圍

肉陣

天寶遺事申王每至冬月有風雪苦寒之際使官妓密圍于坐側以禦寒氣自呼為妓圍

又楊國忠于冬月常選婢妾肥大者行列于前令遮風蓋藉人之氣相煖故為肉陣

鄭裒謂新美人掩鼻

江充告衛太子蔽鼻

楚策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裒知王之始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

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裒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裒知王以已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王則必掩子鼻新人見王因掩其鼻王謂鄭裒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掩其鼻何也鄭裒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裒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刺之無使逆命

三輔故事衛太子獄鼻太子來省疾至甘泉宮江充告太子勿入陛下有詔惡太子鼻獄當以絺蔽其鼻充語武帝曰太子不欲聞陛下膿鼻故蔽鼻武帝怒太子太



子走還九州春秋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為然後見術輒垂涕術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人因共絞殺懸之廁梁術誠以為不得志而死乃厚加殯斂評曰甚哉讒口之可畏也淫昏如楚懷袁術無惑已漢武英主也而讒入焉害及女寵無惑已太子天下本而亦以讒歿歿讒之亂人家國也如是

斷手足居鞠域中

截手足投酒甕中

漢書呂太后斷戚夫人手足去眼重耳飲瘖藥使居鞠域中名曰人彘按五行志高后八年三月被霸上還過枳道見物如倉狗檄高后掖忽而不見

卜之趙王如意為崇遂病腋傷而崩

舊唐書則天杖廢后王氏及良娣蕭氏各一百截去手足投于酒甕中曰令此二嫗骨醉數日而卒後則天頻見王蕭二庶人披髮瀝血如死時狀武后惡之禱以巫

祝又移居蓬萊宮復見按申鑒寵妻愛妾幸矣其為災也深矣災與幸同乎曰得則慶

否則災戚氏不幸不人豕趙昭儀不幸不失命栗姬不幸不廢鈞弋不幸不憂殤非災而何若慎夫人之知班婕妤好之賢明德皇后之德邵矣哉○注曰邵高也

王忠噉人

朱粲噉人

魏畧曰王忠扶風人少為亭長三輔亂忠饑乏噉人後歸曹公拜中郎將從征討五官將知忠嘗噉人因從駕



馬志 卷一 三六  
出行令俳取冢間髑髏繫著忠馬鞍以爲歡笑  
舊唐書朱粲大業末爲盜自稱迦樓羅王會百姓大餒  
死者如積人多相食軍中罄竭無所虜掠乃取嬰兒蒸  
而噉之因令軍士曰食之美者寧過于人肉乎但令他  
國有人我何所慮卽勒所部有略得婦人小兒皆烹之  
分給軍士乃稅諸城堡取小弱男女以益兵糧後隆高  
祖令假散騎常侍段確迎勞之確因醉侮粲曰聞卿噉  
人作何滋味粲曰若噉嗜酒之人正似糟藏猪肉確怒  
慢罵曰狂賊入朝後一頭奴耳更得噉人乎粲懼于坐  
收確及從者數十人奔于王世充拜爲龍驤大將軍東  
都平獲之斬于洛水之上士庶嫉其殘忍競投瓦礫以

擊其尻須臾封之若冢

張子吞仙

劉闢吞人

北夢瑣言唐張揚尚書有五子文蔚彝憲濟美仁龜皆  
有名第至宰輔丞郎內一子忘其名少年聞說壁魚入  
道經函中因蠹食神僊字身有五色人能取壁魚吞之  
以致神僊而上昇張子感之乃書神僊字碎剪實於瓶  
中捉壁魚以投之冀其蠹蝕亦欲吞之遂成心疾每一  
發作竟月不食言語麤穢無所迴避其家扃閉而守之  
俟其發愈一切如常而倍餐啜一月食料須品味而飶  
之多年方謝世



舊唐書初劉闢嘗病見諸問疾者來皆以手據地倒行入關口闢因磔裂食之惟盧季文若至則如平常故尤與文若厚竟以同惡俱赤族

禽獸知母不知父

蕃人先母而後父

晉書文帝引阮籍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按儀禮子夏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

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

評曰初閱晉書至阮嗣宗所稱禽獸

知母而不知父未嘗不駭其言之無稽也及讀儀禮子夏傳乃知古人一諧謔間亦自有本雖然以經傳資諧謔母乃傷化之尤乎

舊唐書安祿山請爲貴妃養兒人對皆先拜太真玄宗恠而問之對曰臣是蕃人蕃人先母而後父玄宗大悅遂命楊銛已下並約爲兄弟姊妹

阮籍聞喪而圍棋決賭

袁耽在艱而變服就局

晉書阮籍母終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齊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

數升



又袁耽字彥道少有才氣倣儻不羈為士所稱桓溫少時游於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方未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叫絕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否加以清議

付之鄉論

南齊烏程令吳郡顧昌玄坐父法秀宋太始中北征歿亡屍骸不返而昌玄宴樂嬉游與常人無異有司請加以清議

南史右僕射劉朗之遊擊將軍劉璩之子坐不贍給兄子致使隨母他家免官禁錮終身付之鄉論

王悅爭道

周覆抑手

晉書王導嘗共其子悅奕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為爾邪

南史齊高帝性寬嘗與直閣將軍周覆給事中褚思莊共碁累局不倦覆乃抑上手不許易行

字父

名母

卿夫

晉書胡毋謙之酣醉常呼其父輔之字一日輔之正飲



謙之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為爾將令我尻背東壁

按彥

國輔之字又王濛亦呼父字

戰國策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過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

晉書王安豐婦常卿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為不敬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聽之

字夫

字叔

顏氏家訓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為季至漢袁種字其叔

父曰絲

謝氏世無渭陽之情

劉毅無復甥舅之敬

世說謝宣映曾於公座戲調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

南史謝綯字宣映謝景重之子 宋書景重是王胡

之外甥與舅亦不協

南史鄭鮮之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



馬志 卷七  
盡心武帝獨不屈意於毅毅當鎮江陵武帝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樗蒲於是會戲帝與毅斂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帝併之先擲得雉帝甚不悅良久乃荅之四坐傾屬既擲得盧毅意大惡謂帝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床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爲者無復甥舅之敬

敝無存以室與弟

倉梧丙以妻讓兄

左傳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中論蒼梧丙娶妻美而以與其兄欲以爲讓也則不如無讓焉

董叔紡於庭槐

王偃縛諸庭槐

國語董叔將取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爲繫援焉他日董初愬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叔過問之曰子盍爲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

南史王偃尚宋武帝第二女吳興長公主諱榮男常保偃縛諸庭槐時天夜雪噤凍久之偃兄恢排閤詬主乃免

便面拊馬

麈尾驅牛

并志



漢書張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  
 自以便面拊馬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嬾有  
 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  
 於畫眉者按師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蓋扇之類也不欲見人以此自障面則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門所持竹扇上表平而下圍卽古之便面也

晉書王導夫人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  
 衆妾曹氏知將往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  
 所執塵尾柄驅牛而進

賜妬婦藥

賜妬婦酒

南史宋明帝憎婦人妬尚書右丞勞彦遠以善棊見親

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為卿斷之何如彦遠卒爾從旨其  
 夕遂賜藥殺其妻劉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妻勅  
 與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皂莢  
 掃帚以此辱之

朝野僉載唐初兵部尚書任瓌救賜宮女皆國色妻妬  
 爛二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令上宮齋金胡餅酒賜之  
 云飲之立成瓌三品合置姬媵爾不妬不須飲之若妬  
 卽飲柳氏拜救訖曰妾與瓌結髮夫妻俱出微賤更相  
 輔翼遂致榮官瓌今多內嬖誠不如成遂飲盡然非醜  
 也既睡醒帝謂瓌曰其性如此朕亦當畏之因詔二女  
 令別宅安置

又國史異纂房玄齡事同



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  
晉書王導料檢中書故事見周顛表救已殷勤款至導  
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  
由我而死

南史謝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為朓妻常懷刀欲報朓  
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益尤甚尚書郎范縝嘲之  
曰卿人才無慙小選但恨不可刑於寡妻朓有愧色及  
臨誅嘆曰天道若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  
而死

酈况賣友

甄邵賣友

漢書酈商事孝惠帝呂后崩商疾不治事其子寄

字况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  
軍于北軍太尉周勃不得入北軍于是迺使人劫商令  
其子寄給呂祿呂祿信之與出游而太尉勃迺得入據  
北軍遂以誅諸呂商是歲薨謚曰景侯子寄嗣天下稱  
酈况賣友

後漢書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為鄴令有同歲生得罪于  
冀亡奔邵邵偽納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為郡  
守會母亡邵且埋屍于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  
洛陽李燮行塗遇之使卒投車于溝中笞捶亂下大署



馬元 卷一  
帛于其背曰詔貴賣友貪官埋母

袁粲門人

陸超門人

南史袁粲之誅也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人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尚誰爲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與汝有恩故冒難歸汝柰何欲殺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犄狗戲如平常經年餘鬪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妻子皆沒此狗卽袁郎所常騎也

又陸超之吳人以清靜雅爲晉安王子懋所知子懋旣

敗勸其逃亾荅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亾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玄邈等以其義欲因將還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人姓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嘉其節厚爲殯歛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墜政壓其頭折卽死聞之者莫不以爲天道焉

自謂侯身

自稱僕射

三國志毛嘉魏明帝后父封博平鄉侯甚蚩駮語輒自謂侯身

北史胡慶爲左僕射每與人言自稱僕射 南史張敬



兒亦自稱三公

奪我鳳池

穢我鳳池

晉書荀勗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

惘惘悵悵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

北史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趙彥深一人然諷朝廷以

子叔堅為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珽

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穢我鳳池

圖鹵簿自翫

置鼓吹自娛

南史劉韞在湘州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

常自披翫嘗以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

不解畫者指韞問之曰此何人而在輿韞曰政是我其

庸底類如此

又胡僧祐拜領軍將軍以所加鼓吹恒置齋中對之自

娛人曰此是羽儀公名望隆重不宜若此荅曰我性愛

之恒須見耳出遊亦以目隨人士笑之

指韞形問韞親上帝嘗不平食未畢而去

圖絢形問絢甚豐帝嘗觀器中蒸餅時帝問其姑荅

南史康絢身長八尺容貌絕倫雖居顯職猶習武藝帝

幸德陽殿戲馬赦絢馬射撫弦貫的觀者悅之其日上

晉使畫工圖絢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識此圖不







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慙客與王罷食瓜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罷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愧色性又嚴急嘗有吏挾私陳事者罷不暇命捶扑乃手自取鞞履持以擊之

鷄卵賦人

鷄子寄抱

南史謝朓為吳興太守以鷄卵賦人收鷄數千

朝野僉載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鷄子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數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吾未要且寄鷄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鷄經

數月長成令便與我賣却一鷄三十錢半年之間成九十萬又問竹筍一錢幾莖一錢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謂里正曰吾未須筍且林中養之至秋竹成每一莖十錢遂成五十萬

懷中得二銅疊

髻上得金叵羅

北史祖珽性不羈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疊二百厨人請搜諸客果於珽懷中得之

又珽為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寮屬於坐失金叵羅寶太令飲酒者皆脫帽於珽髻上得之

覓米為作佳傳

評曰若珽者可謂有竊疾矣



遺金請作佳傳

晉書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立傳

北史余宋文略嘗大遺魏收金請為父作佳傳收因論榮比韋彭伊霍又魏收在神武時為太常少卿修國

史得陽休之功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

評曰南董所為稱良史者歿不足以揚之也歿不足以揚之利何足以動之蓋自史家沒於利而世鮮實錄已

不以彙集示之

便取韋傳擲之

顏氏家訓云吾入鄴與博陵崔文彥交游嘗說王彙集中難鄭玄尚書事崔轉為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

感云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

中未聞有王彙也崔笑而退竟不以彙集示之

又魏收之在議曹與諸博士議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

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魏便忿怒都不復言取韋玄

成傳擲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尋之達明乃來謝曰不

謂玄成如此學也

初不識士衡

吾不識太傅

南史劉義綦封營道縣侯凡鄙無識始與王濬嘗謂曰

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綦曰

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其庸塞皆然



又張敬兒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置臺綱紀諫云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

誤解蹲鴟

誤用蹲鴟

大唐新語東宮衛佐馮光震入院校文選兼復注釋解蹲鴟云今之芋子卽是著毛蘿蔔院中學士向外說蕭嵩聞之撫掌大笑

顏氏家訓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而爲羊字後有人餉羊肉荅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後尋繹方知如此

呼鴟爲鴟雀

呼萑爲露葵

顏氏家訓實如同從河州來得一青鳥馴養愛翫舉族呼之爲鴟吾曰鴟出上黨數曾見之色並黃黑無駁雜也故陳思王鴟賦云揚玄黃之勁羽試檢說文鴟音雀侶鴟而青出羌中韻集音分此疑頓釋

又梁氏有蔡朗諱純既不涉學遂呼萑爲露葵而牆之徒遞相倣倣承聖中遣一士大夫聘齊齊主客郎李恕問梁使曰江南有露葵否荅曰露葵是萑水鄉所出卿今食者綠葵菜耳

以狀杜問韋陟

以美麇慶姜度



舊唐書李林甫典選部時選人嚴迴判語有用狀杜二字者林甫不識狀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狀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

又太常少卿姜度李林甫舅子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美麀之慶客視之掩口

美麀宰相

見上

伏獵侍郎

舊唐書戶部侍郎蕭晁讀伏臘曰伏獵張九齡曰省中豈得有伏獵侍郎

逆爲干字

先爲吉字

北史庫狄干不知書署名爲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鎚

又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外



卷七

馬志

